



關於「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天生因緣變  
功 德 意 供 養 塔 生 天 因 緣 變

生 幻

（不轉業口頁）  
 林寺，五百廿五卷瓜，（四大錄業）錄如「大迦葉空論」，是錄  
 白刃——讀敦煌膠卷筆記之四——  
 式「第一四卷第一之根本論典。當得第六世（西元廿十平）胡  
 威前受風下業。其後錄如「意營論」，帶錄「長論」。錄北  
 論。公元（續上期）中田持帶，派式其五（前軍論）錄去。  
 且錄一，諸比丘道：諸比丘道之衣，其時關，曰非冥週之  
 亦錄一。□□光明倍尋常，照耀竹林及禪房；  
 為是上界天帝釋，是為梵象四天王。  
 □□佛會禪林內，能令夜分現禎祥，  
 惟願世尊愍四象，解說昨夜見底光。  
 □□（佛告？）諸比丘，非是帝釋，亦非梵天，鬼神大  
 將，乃是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名功德意供養塔，故為阿闍世  
 王被害命終，生忉利天，今還下界，來供養我，是彼光耳！  
 佛道：  
 汝等昨夜見底光，非是梵釋四天王；  
 乃是王宮功德意，為先捨命掃佛堂。  
 被害命終生天上，還來下界至此方；  
 執持香花供養我，令其夜分現禎祥。  
 佛法寬廣，濟度無涯，至心求道，無不獲果。促保宣空  
 門，薄藝梵宇，荒才經教，不便於根源，論典同知於底漠。  
 （中間塗去）輒陳矩見，綴秘密之因由，不羞慚羞，緡甚深  
 之淺喻。  
 維大周廣順三年癸丑歲四月廿三日三界寺禪僧法保自手  
 寫記  
 法國現存的這份殘卷，顯然是「類」文的最後部份，毫無問  
 題，根據英國與法國現在的「類」文殘卷來看，我們只見到「類  
 一文的「頭」和「尾」的部份，至於中間的部份，由於文獻的缺  
 失，無法尋覓，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我  
 們雖然從藏經的原文裏，知道了故事的全部情節，但變文不是依  
 據經文的次第演繹而來的，它與講經文不同。這篇變文的作者，



究竟是用如何手法。處理故事的情節，加以推演，把功德意的故事，生動地描繪出來，告訴廣大的聽眾。我們未見到中間部份文字，是無從猜測的。變文的作者，既然採用了佛經中這個感人的故事，做爲變文的題材，其中間部份的核心內容，一定高潮迭起，可以想像得到的。中國頻年戰亂，古典文獻散失，許多典籍，因之無法傳世，這是中國文化的最大損失。

法國的這分殘卷，是沙州三界寺法保抄寫的，寫於大周廣順三年。廣順，是五代周太祖（郭威）的年號；廣順三年，是西元九五三年，這分卷子，到現在已經有一千多年了。

關於「類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寫到上一節的末尾，已經將問題說明了。對於現存的殘卷文字，也做了一番引證介紹。研究「類」文的讀者，依據我們的引證與說明，可以了解這個故事的情節。文章到此，本來可以結束了。但是，「類」文的抄錄者，却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尚待說明的問題——中間夾寫了破魔變文。所以，我們不能拋開破魔變文不談。如果我們不對破魔變文做番考釋說明，就現存的「類」文殘卷全體觀之，我們的工作似乎尚未圓滿，問題沒有完全交代清楚，因此，我們必須再對破魔變文做番論述與說明。

以下所寫的，完全以論述破魔變爲主。從文字的內容形式上看，似乎與「類」文扯不上關係，成爲兩碼子事；但是，爲了說明我們的基本觀點——破魔變文不屬「類」文所有的這一主題，我們必須舉出證據成立我們的看法。由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的經典原文，來對觀破魔變文的經典依據，二者是否有其關連性，經過這樣比較之後，更能明確地認定二者有無關係，我們這樣做法，文章雖然繞了一個大彎，但就全文的論旨而言，仍然是有其一貫性的。

現在，我們先將破魔變文引錄於下，而後再做破魔變文內容依據的經典考察，可以知道破魔變文的寫作，是依據那些經文的材料而來的。破魔變文前面的押座文，與「類」文的押座文完全相同，我在上面做過一番校注說明，在此畧去不錄，單從變文錄起。

我佛當日爲度衆生，捨棄王宮，雪山修道；今經六載苦修行，四至周圓當臘月，八日之晨，下山於熙連河沐浴，洗多年之膩體，證紫磨之金身。出清淨之愛河，遇逢吉祥之長者。廣鋪草座，供養殷懃，牧女獻乳，於此時，四王捧鉢，於是日纔登座，震動魔宮。當爾之時，道向（何？）言語：

苦行山中經六年 四知周圓道果堅  
下山欲久（救？）衆生苦 洗濁垢膩在熙連

纔出河來逢長者 廣鋪草座結良緣

牧女獻乳親供養 四王捧鉢到河邊

纔座定 震天宮 故知聖力遍無窮

魔王登時觀下界 方見如來出世中

於是魔王既觀下界，又不見五逆之男，又不見孝順之子。爲（唯？）見我南閻浮提淨飯大王，悉達太子，或時正覺之時。魔王口中思惟道：「若是交他化度衆生，我等門徒於役佛裏，不如先集徒衆，點檢魔宮，惱亂瞿曇，不交出世。」魔王當時道何言語：

魔王憤怒在逡巡 廣點妖邪之鬼神

親見如來今出世 雄心叵耐便生瞋

不了自家耶神呂 擎山覆海滅今人

處分鬼神齊用命 提將來 暢我身

於是魔王擊二口金鍾（鐘？），百萬徒衆聽，當時着頭羅刹爲遊奕將軍，偃疾夜叉神作先鋒大將。鳩般荼鬼排戈戟以前行，毘舍闍神領甲兵而後擁。召修羅軍衆爲突將，即怒目精。乾闥婆衆後隨，而乃乍嗔乍喜。更有夜叉虞侯，羅刹都巡，並劍戟牙利，毛銅抓毛持鐵棒腰帶，赤蛇駝精魅以前行，魍魎神在後，閻羅王爲都統，惣管諸軍，五道大神，知押衙又并斬斫。喚風伯雨師作一榮，呼行病鬼王別作一隊。然後劈雨，陳分四廂，左邊右遮，前駝後截。用雷雲爲戰鼓，跋覲電作朱旗。縱猛風以前盪，動（勒？）毒龍而向後。蛻蛇盤結，遍地盈川，鬼神交橫，搖精動目，更有飛天之鬼，異貌奇形，或有五眼六牙，三身八臂，四眉七耳，九口十

頭，黃髮赤髭，頭尖額潤；或腕粗臂細，頭小腳長，跛旗弄於山川，呼吸其雲霧。搖動日月，擺撼乾坤。作啾唧聲，傳叱吒號。妖邪萬象，有耳不聞，器械千般，何曾眼見。波旬自領軍衆，來至林中，先鋪鬢鬚之雲，後降撥撥之雨。天地既不辯，東西昏闇，豈知南北。一時號領，便下天來。迅速之間，直到菩提樹下。

魔王槌鐘擊鼓聲

處分各須排甲仗

先鋒踏自須遠探

風伯雨師如前引

左廻右轉如山動

魔王自爲都元帥

鬢鬚之雲空裏布

雨點若着如中箭

山岳念來尖常裏

江海擎來直下傾

號領唯聞唱煞聲

皂纛長吹碧雲飛

魔王時時振英雄

擬捉如來唱怒情（幻生按：此句之上懷疑脫落一句）

於是我佛端居樹下，正念思惟道：『他總到來，如何准擬。』遂起慈悲，善根方便，降伏邪徒，不假干戈，寧爲土

（士？）馬。如來所持器械，與彼全殊，且着忍辱鉢，執智

慧刀，彎禪定弓，端慈悲箭，騎十力馬，下精進鞭；慚愧刀

未舉，鬼將驚忙忙；智慧劍而未輪，波旬怯懼，垂烟吐炎之

皆（若？）輩，返（反？）被自燒；載石擎山之徒，自沉自

（滅）。外道等（輩），弓欲張而弦即斷，箭欲發時花自生

，槍未盤而自折，劍未輪而刃落。處雷翻爲梵響，電子變成

珠珍。紅旗出沒，香風自生，猛火黑烟，旃檀霧降。我佛觀

其定力，外道波旬無門怯懼，大者霧中覓走，小者雲裏撼戰

。魔王見此，且却抽軍；羅刹叩頭，自稱死罪，抽戈便發，

却往魔宮，毒惡來亡，尙生忿怒。

端君（居？）樹下相顯顯 魔王誇俊驍英雄

寶劍纔揮鋒刃落 紅旗初展結花蕞

六鈞未挽弓弦斷 四羽初開箭迸空

更驍雷誇丑電 電了空中自消溶

驚山攝海驍神通 方梁樞木數千重

擬害如來三界主 恰似落葉遇秋風

魔王雖是都元帥 饒君瞻（瞻？）大也枉松

遂向軍前親號領 火急抽兵却歸空

不念此是邪神貌 比並天中大聖蹤

鬼神類 百千盤 變化神通氣力難

任你前頭多變化 如來不動一毛端

魔王見陣勢似輪，且却抽軍，還歸天上。不察自家力劣

，輒擬惱害如來。忿怒之情，尙猶未息。然後端居正殿，却

歸香林，扼腕揚眉，鋪脣耐耐。魔王有三女，忽看父王情不

樂，遂即同前，啓白天（父？）王：三女當爾之時，道何言

語？

父王何得苦生憂 甚事怨請煩勿留

爲後憂他國計事 近日容貌漸生愁

天宮快樂人難遇 富貴嬌奢早晚休

下界不知有甚事 詳君爲我說來由

魔王答女曰：

近日瞿曇下雪山 道果纔成斷愛攀

我等門徒威力少 天宮快樂鎮長閑

如何有計諫滅得 永劫不交出世間

女向父王道：

瞿曇少少（小？）在深閨 近捨攀緣出淤泥

色境歡娛爭斷得 三身四智未齊圓

女今早願下閻浮 暫伴瞿曇爲作妻

惱亂免交登道果 不成無上大菩提

魔王聞說，歡喜非常，庫內綾羅，任奴裝束，側抽蟬鬢

，斜插鳳釵，身掛綺羅，臂纏□（瓔？）珞。東鄰美女，實是不如；南國閨人，酌然不及。玉貌似雪，徒誇洛寶之容。朱臉如花，謾說巫山之貌。行風行雨，傾國傾城，人溼五色之衣，日照三朱之眼。仙娥從後，持寶蓋已後隨；織女引前，扇香風而塞路。召六宮彩女，發左右邊。一國天人，分居右西。直從上界，來到佛前，歌舞聲施，管弦並奏。

論情實是綺羅人

若說儀容獨超群

身掛天宮三白眼

足攝巫山一行雲

第一女道：世尊！世尊！人生在世，能得幾時，不作榮華，虛生過日，奴家美貌，實是無雙，不合自誇，人間少有。故來相事，誓盡千年。不棄卑微，永共佛為琴瑟。

勸君莫證大菩提

何必將心苦執迷

我捨慈親來下界

情願將心作夫妻

佛道：

我今願證大菩提

說法將心化群迷

乞食自喰猶不足

沒得資財更養妻

第二女道：世尊！金輪王苗氏帝子王孫，拋却王位，獨在山間寂寞；我今來意，更無別心，欲擬伴住山中，掃地燒香取水。世尊不在之時，我解看家宁捨（守舍？）。

遠別天宮捨父孃

將身掃灑世尊房

誓願不歸天上去

志將纖手拂金床

佛道：

我今念念是無常

何處小有不燒香

佛座四禪本清淨

阿誰要你掃金床

第三女道：世尊！世尊！兒家年幼，父母偏憐，端整無雙，聰明小有，帝釋梵王，頻來問訊，父母嫌伊門卑，不却教作新婦。世尊端正，又是淨飯王子，三端六藝，總全文武，兩般雙備，是已拋却父母，故來降闍浮，不敢與佛為妻，情願長擎座具。

奴家不合自己誇

雙膜如同二月花

勸君莫證無上道

誓將纖手取袈裟

佛道：

幻化遼巡實可嗟

遮莫富貴及嬌奢

謾說腮上紅桃臉

爭似將身早出家

膿囊敗壞非揚棄

自怨那堪比並花

法衣諸天親自送

阿誰要你刺袈裟

佛道：

莫擬二八世間希

遮莫身掛綺羅衣

解事速須歸舍去

險時煩惱欲何為

（未完待續）

（上接第7頁 佛法說「緣起」與原始觀念形態的變化）

關於「無我」，「人空」的原始佛說「無常」，「苦」來否定，「我」的主體而成立之論義，即「自相」，「自性」的否定。此殆原始佛教「人空法有」之變化。乃中觀派興起後，一切法皆由「因緣生」人我含於「法我」中，法實人自空。與說一切有部不同了。爲了僧侶之墮落，從道德上說明自我，爲「無我」說之由來。由此追求解脫苦，而有滅諦道論出世間法走向滅苦之路，實踐八正道，獲得成就稱：「如是德者」（如來）。阿含經以「我」爲「五蘊和合」，五蘊的我無常，故「我」是「假若」。原始佛教言「無我」並不否定行爲主體，人格主義意義。此奧義者「自我實說」精神。同時亦肯定自我即實踐主體，得造主體。佛陀入涅槃時叮囑弟子「以自己爲洲」及「以自己爲歸依」，即透過這德實踐來得解脫。這和大乘以智慧到「真如」不同。所謂「破我」還是求實現一更高的自我。由「緣起」集起的生命，由變化而生命有升降，故生命即一「緣起流」。所謂「假我」乃對實體而言，在對答「無我」疑問上有積極的貢獻。至少重新肯定生命主體地位，其對方即是「真我」。後期大乘佛教即由此以流出。

言止於此，限於時間，不盡之處，尚請教正。